



陆春祥 郭红松绘

鄱是一个特别的字，只有两个意思，一指鄱阳湖，中国最大的淡水湖，二指鄱阳县，一座贮藏历史文化因子的千年古城。湖因县得名，隋唐以前，鄱阳湖称彭蠡湖、彭蠡泽、彭泽等，自然，县也因湖显。庚子冬月，鄱阳三日，我感受大湖的壮美，倾听古城的心声，感知文化的深厚。

穿过树林，坐船，上岛，再坐船，换观光车，我们一直往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处去。湖风也一点点凌厉起来，大家都裹紧了衣服，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，人群一阵惊呼，又一大群，惊呼声响，路边的几只野鸭被惊到，扑棱飞起来，飞得越来越高，我也惊讶起来，野鸭都能飞这么高这么远吗？路两边，青草葱翠，人们都叫它荻草，细细的光杆芦荻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枯萎，青草间偶尔露出一块亮晶晶的小水面，放眼四顾，无边的大绿毯一直铺向天边。一块大石头上写着：鄱阳湖大草原。

其实，我们一直行走在湖床。鄱阳湖最大面积达4000多平方公里，但枯水季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一，2020年的湖水，直到11月份才退去，所以，这个时节，是鄱阳湖看看鸟的最好时候。

我第一次来鄱阳湖，对那些青草，倍感惊讶，草萌芽万物生



鄱阳湖大草原。

汪填金摄

时的那种绿，像极了南方公园里的沿阶草，或者麦冬，生机勃勃。文友刘华兄见我惊异，笑着说，我发你几张图吧，是我去年来拍的，这草都有半人高。我看图，厚厚的绿，密密的绿，一望无际的绿，再细看草，甚至还有水波荡过的痕迹。湖底的苔草，自然生长，我们只是看到它们露出水面的一部分，还有大量的草，都在水面之下，它们是鱼类的主食。

湖底的碧草，水中的游鱼，空中的飞鸟，这是我看鄱阳湖的三个层次。草在湖底与游鱼作伴，草露出湖底就成了人们的风光。然而，这只是大湖的一个侧面，鄱字左边的“番”，上有米，下有田，两千多年来，湖与人共生共存，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。

每年10月至次年3月，这里聚集了世界上98%的湿地候鸟种群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越冬地。381种、100万只鸟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？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我近距离观察鸟乐园中的一千多只鸟；突然开屏的孔雀，恩爱的天鹅，成群的中华秋沙鸭……还有单腿伫立的东方白鹤，优雅得像个思想者，它们被这里舒适的自然环境深深吸引，已把这儿当作长久的家园。白鹤、丹顶鹤、白枕鹤，我盯住了蓑羽鹤，个头不大，但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。向工作人员要来一把玉米粒，伸出手，几只蓑羽鹤快速过来，有序地啄起几粒就离开，不过，我依然能感觉到它们尖喙的力量。

## 二

除了高考时背过描写鄱阳湖

## 鄱阳的鄱

陆春祥



的诗篇，我对鄱阳，还有一种特别的惦念，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就是鄱阳人，我经常读他的《容斋随笔》和《夷坚志》，被他书中那千奇百怪的世界深深吸引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高度评价《容斋随笔》：“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”。《容斋随笔》陆续写了40多年，1220条，分五笔，它在南宋时就是畅销书，也是毛泽东同志喜欢的一部书。洪迈的《夷坚志》，整整写了60年，420卷的体量，虽然我们现在只能读到一半左右，但它内涵丰富，不妨看作两宋三百多年民众的生活史、风俗史和心灵史。

鄱阳文友汪填金陪我再去双港镇蒋家村拜谒洪迈墓，这是一场迟到的问候，我和洪迈已经“神交”30多年了。从鄱阳县城出发，半个小时就到了蒋家村。车子在逼仄的村道中缓行，接上蒋家村民蒋长青后继续出发，他将引我们去龙吼山，洪迈墓就在那里。往山上走几分钟，看到一个台门，两根水泥的罗马圆柱，上有横梁，梁上一行红漆泡沫字已经剥落，不过，字迹依然可以辨出：宋洪迈先生墓址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，如果没人带路，很难找到。台门往里，洪迈墓就在中间，我站在墓前细看，极普通的大理石，碑上标着2004年立，墓前有护栏，上有一块宣传板，风吹雨淋日晒，板面已经发白，有些落寞和寒倦。

静静伫立，一时感慨颇多，来也匆匆，没带一束花，没带几支香，我有些遗憾，更觉几分悲凉，倒不是说一定要有一座豪华

的洪迈墓，我只是想有更多人来纪念他。

洪迈晚年致仕后，在鄱阳城修了个叫“野处”的别墅，并以此为号，和他大哥洪适的盘洲别墅相邻，兄弟俩诗文互和的日子，想想都美好。我在鄱阳县城姜家坝，看姜夔纪念馆时，鄱阳县作协主席石立新和我说，河对面就是洪迈的“野处”，不过也只是大致位置。那里距蒋家村大约18公里，洪迈为什么选择龙吼山作为身后的安身地，不得而知，或许，这是他晚年经常溜达的地方，此地，矮山平坡，视野广阔，可以日日面对朝阳，甚好甚好！

在鄱阳，除了洪迈，其父洪皓、其兄洪适和洪遵，也都极有名，世人并称“四洪”。东晋陶侃之母湛氏，南宋文豪姜夔，还有历史上到鄱阳和饶州（唐时，鄱阳县曾为饶州治所）任过职的吴芮、颜真卿、范仲淹、王十朋等，都是鄱阳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符号，一起构建起鄱阳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## 三

鄱阳湖畔，有个叫瓦屑坝的古渡口。从此渡出发，可通饶州府下属各县，穿过鄱阳湖，抵达远方。“北有山西大槐树，南有江西瓦屑坝。”600多年前，200多万江西移民填湖广，就是从从这个渡口出发的。在瓦屑坝移民文化园，我看到了此次移民的历史过程。

明代，江淮一带因连年战争，土地荒芜，人口锐减，亟须将密集地区人口迁移分散到今天的安徽、湖南、湖北等地，“鱼米

之乡”饶州符合这个条件。户部官员对饶州人口数量和分布进行盘查，并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划分户类，按“四口之家迁一，六口之家迁二，八口之家迁三”的标准迁移人口。馆内正面上，有幅大画，古渡头，大樟树，船帆正张，人声鼎沸，描绘出当时移民的场景。瓦屑坝移民文化园中，也有多组群雕，场景皆与移民有关。

移民们一旦离了故土，他们勤劳吃苦的本色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，立即在迁移地生根开花。安徽沿江平原及巢湖发达的水利和圩田系统，都由江西移民兴建。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，离不开他们的贡献。

渔歌，渔鼓，渔舞，一千多个湖，一千多座戏台，鄱阳的鄱，阳光的阳，浮光跃金，湖天一色，哝哝哝，鄱阳连台好戏要开始了！

（陆春祥，一级作家，浙江省作协副主席，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，已出版随笔集《字字锦》《笔记的笔记》《连山》《而已》《袖中锦》《九万里风》等20余本。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。）

上图：鄱阳湖飞鸟。  
王忠华摄



行天下

## 雪落秦岭

惠军明

周末闲暇，与家人驱车去秦岭游玩。秦岭山脉横亘在西安城南，几十公里行程并不遥远。今天天气阴沉，车辆比平时少很多，一路畅通无阻。1个多小时后，“南山”的轮廓映入眼帘。起伏连绵的群山如一条蜿蜒的巨龙，千万年盘踞坚守在这里，默默守护着“八百里秦川”。继续行驶，山脉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，昔日青翠葱郁的山色不复存在，变得苍老黯淡。仔细凝望我眼前的一段山脉，感觉它如卧着的巨人，那里是它的眉眼，那里是它的鼻梁，那里是它的躯干。

“快看，山上有雪！”儿子惊呼。抬头远眺，见有些山峰间裹挟着一道道一片片淡白色，但因为距离远，看不分明。“哪会是雪，只是枯萎草木的颜色罢了！”我反驳儿子。到了山边，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。山上果然是雪，山尖山腰都闪烁着银白，在氤氲的空气中隐现，给冬日的秦岭增添了几分靓丽。

沿着一个峪口缓缓前行，山内景象尽收眼底。地面和树梢上覆盖着一层薄雪，如同缭绕在天空的青烟浅云。随着我们不断前进，雪层渐渐变厚，草木上的雪素白晶莹，犹如盛开的白色花朵。再往前走，秦岭银装素裹，变成了冰天雪地，宛如不染凡俗的仙境。山外不见一片雪，山里却别有洞天，真是令人诧异啊！

快速停好车，我们雀跃着冲到山路上。这里是“祥峪国家森林公园”，是我们常来游玩的地方。以前来这里时，总是人潮如涌，但今日

却是另一番景象。也许因为是寒冷冬日，也许因为天气状况一般，游人寥寥无几。此时秦岭山高人稀，雪满沟岭，林寒洞肃，鸟兽绝迹，空气清新，曼妙空灵，美不可言。与我们目不转睛地观景不同，儿子幼小好动，忙着在雪地里转雪球，然后跑动着向我们投掷。躲避，还击，你来我往，长呼短啸，风雪四溅，山林四处回荡着我们的笑声。

“下雪了！”不知是谁呼喊着。停止脚步，举首伫立，见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中悠悠飘洒。那些飞舞的精灵，秉承着某种神秘的使命和意志，从茫茫苍穹，从不同方位，从不同角度，无声无息洒落在秦岭的角落。每一朵雪花都是一个小小天神女，天空是她们表演的舞台，她们身着素衣，婷婷袅袅，和着天籁，迎风飘举，婀娜多姿。四

季更替，岁月无情，冬日的秦岭本黯淡无光，但在漫天飘动的雪花中，在一种冥冥的召唤声中，凋零的生命开始重组、孕育、萌发。

雪落秦岭，天地茫茫，山岭斑驳，林木苍苍，人形渺小，此情此景恍若铺陈开的一幅中国水墨画。大自然是最杰出的绘画大师，或是浓墨重彩，或是工笔细描，或是粗笔勾勒，或是刻意留白，远近搭配，光影协调，动静结合，无不展示出大智慧。徜徉在秦岭山道，风雪拂面，落满肩头衣衫；踏雪徐徐前行，脚下吱吱作响，脚印深深留痕。在秦岭飞雪中我们是绝对的主角，或矗立凝神，或俯仰由他，或奔跑撒欢，或拍照留念……

出山在洋峪口川菜馆用餐完毕，已是傍晚时分，透过灯光，又看见漫天飞扬的雪花。驱车一路向北驶向西安城，离山不久见路上干燥如烤，不禁又一次感叹自然造化之神奇。

下图：秦岭南麓白雪皑皑似仙境。  
陈争强摄（人民图片）



大雪节气，我冒着蒙蒙冬雨游览了四川眉山青神县的汉阳湖。

眼前的汉阳湖，其实就是岷江的一段。汉阳湖的水，从岷山南麓出走，一路上接纳沿途涓涓细流，汇入点点滴滴的雨，匆匆忙忙来到青神。青神人爱水，爱岷江，想与岷江水话衷肠，便用一条“彩带”挽住岷江，建起了汉阳航电枢纽，岷江于是放慢了湍急的脚步，停了下来。靠岸歇歇，汇成浩瀚的水面。没有了奔腾的气势，没有了起伏的浪峰波谷，岷江像一位多情的女子，小鸟依人般，温婉妩媚，轻轻流动着软绵绵的韵律。岷江水选择了汉阳码头停靠，江成全了湖，人们送她一个古老的名字——汉阳湖。

汉阳湖太大，水太多，天空飘落的雨太细太小，落在湖面上，湖竟然没一丁点感动。我仔细一瞧，原来这细小的雨还没落到湖面转眼就变成了雾，薄薄的，在湖面上扭动着，湖面也因此柔美了许多。雨雾淡化了湖与天的边界，极目远眺，水天一色，远岸的浅丘，近岸的树木，粉墙黛瓦的民居，还有天空厚重的映着大肚子像要临产的云，在雾里，在湖里，在我眼里，海市蜃楼一般，美着。

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岷江，自蚕丛王沿岷江流域南迁，结茅为庐，繁衍生息，千百年来，滚滚岷江水浇灌出蜀国农耕文明，造就了岷江流域的丰饶与富足，岸边的汉阳古镇曾因岷江而兴盛；人们围江筑湖，汉阳湖宽阔的水面平添了两岸的距离感，湖水淹没了河床的嶙峋，妩媚了两岸的风物，忆村因汉阳湖而时尚。

岷江是古老的，汉阳湖是年轻的，水造就了岷江，水也成就了汉阳湖。悠悠岁月里，水润千里沃野，青衣之神功蚕桑，在岷江两



## 不忘来路的汉阳湖

蒲光树

岸开启最为古老的农桑经济区和丝绸之路；水为李白推舟，“峨眉山下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”从诗人心底流出，亘古以来，平羌三峡那浩瀚烟波一直都活在诗里；水为苏轼作媒，“唤鱼联姻”的人间佳话让世上众多有情人咀嚼成癖；水约黄庭坚、陆游、范成大等文人墨客流连于青神，阅山读水，刻下了一道道闪光的人文履痕。

水磨圆了石头，磨软了河床，磨平了惊涛骇浪，却磨不老时光。如今，水约我来到汉阳湖，湖水正排队走过汉阳航电枢纽，走向长江三峡。风光旖旎的汉阳湖已经被青神人民放进了“水上丝绸之路”和“茶马古道”的历史画卷，与蚕丛古蜀文明、丝绸蚕桑文化、“李白出川”、“苏轼南行”等一道，联结温婉多情的忆村、古朴宁静的汉阳古镇、禅音悠远的中岩寺，成为青神县的文化旅游名片。

我岸边流连，我乘船湖面，我把自已画进了画中，怎么也走不出来了。

我站在画中，有些湿冷风轻风轻轻问我，生命中有这么一片湖，有这么一条江，究竟有几多幸福？面湖而居，有几人能成这江这湖的知音？

我望着雨中的汉阳湖，湖水默默流连于青神，阅山读水，刻下了一道道闪光的人文履痕。

我打算倾我所有，买汉阳湖的风景，面湖而居，枕湖入眠。

上图：汉阳湖畔的忆村。

资料图片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